



林子分內集纂要卷四

秣陵門人 姚家凱
饒有年 全校閱

性命

中庸言命。釋氏所謂命宗也。故曰天命之謂性。中
庸言性。釋氏所謂祖性也。故曰率性之謂道。

林子曰。我之覺靈。炯炯而盈於天地之間矣。故能
明光上下照臨日月。蓋我之性本如是。而非有加
也。我之生氣。流行而盈於天地之間矣。故能叅贊

兩間。化育萬物。蓋我之命本如是。而非有加也。
林子曰。諸凡有生。皆屬於命。諸凡有覺。皆屬於性。
此則別而言之。然推其原。則固一也。
林子曰。鳥獸魚鱉之屬。而並生於天地間者。雖曰
各有覺性。而異於草木之無知矣。則亦不免失之
偏。故曰。惟人萬物之靈。

林子曰。覺性性覺。或問何謂也。林子曰。以我之覺
本乎其性。性空故靈。靈則能覺。此覺性之所以能
覺者。真性真覺也。故佛者覺也。而孔子亦以先覺
是賢。伊尹曰。予天民之先覺者。詩曰。有覺德行。余
嘗謂學从爻。覺亦从爻。易曰。爻者。效此也。而曰效
此者。以吾心之竅之谷。曰關。曰府者是也。而神而
靈。而平常乍見之心。皆由此中出矣。

林子曰。天地之所以異乎人者。以其無心也。無心
則無覺。博厚高明。而純乎性命之正矣。人之所以
異乎天地者。以其有心也。有心則有覺。見聞思慮。
而鑿乎性命之真矣。

性命神氣

林子曰。人孰不曰。離之中。性也。而離之中。乃神也。非性也。又孰不曰。坎之中。命也。而坎之中。乃氣也。非命也。或者疑之。林子曰。坤得乾之中陽而坎者。坤之用也。乾得坤之中陰而離者。乾之用也。夫既曰。乾坤之用矣。謂非神氣而何。故神本於性。而性則未始神也。氣本於命。而命則未始氣也。

心身性命

林子曰。聰明睿智者。心也。而本於性。富貴貧賤者。身也。而由於命。

林子曰。心。心也。四肢百骸皆身也。而屬乎精與氣矣。精藏於腎。而化生之機在我也。氣原於臍。而呼吸之機在我也。則是精與氣也。而又屬乎命矣。故精譬之水也。水中有火。而氣升者氣也。口噓之而成氣也。氣着乎物。而物潤者。精也。

修性修命

或問修性修命之教。其有所爲乎。其無所爲乎。林子曰。一坎一離交。而我既得陰丹矣。不謂之爲之。而有所爲乎。一天一人合。而我既得陽丹矣。不謂

之爲之而無所爲乎。陽而復陽之。而其所以匹偶而非匹偶者。非陽非非陽也。非丹非非丹也。不謂之無爲而無不爲乎。

陳生嘗有夢曰。木金復還其故性。大道一聽於無爲。來問林子。林子曰。火水而木金者。以返其母也。木金而故性者。以還其宗也。又問何以謂之無爲也。林子曰。性空故也。夫既復還其性之本空矣。何爲之有。

知性知命

林子曰。心。心也。四肢百骸皆身也。而屬乎精與氣矣。精藏於腎。而化生之機在我也。氣原於臍。而呼吸之機在我也。則是精與氣也。而又屬乎命矣。故精譬之水也。水中有火。而氣升者氣也。口噓之而成氣也。氣着乎物。而物潤者。精也。

修性修命

或問修性修命之教。其有所爲乎。其無所爲乎。林子曰。一坎一離交。而我既得陰丹矣。不謂之爲之。而有所爲乎。一天一人合。而我既得陽丹矣。不謂

之爲之而無所爲乎。陽而復陽之。而其所以匹偶而非匹偶者。非陽非非陽也。非丹非非丹也。不謂之無爲而無不爲乎。

陳生嘗有夢曰。木金復還其故性。大道一聽於無爲。來問林子。林子曰。火水而木金者。以返其母也。木金而故性者。以還其宗也。又問何以謂之無爲也。林子曰。性空故也。夫旣復還其性之本空矣。何爲之有。

知性知命

林子曰。知性則能知言。知命則能善養。吾浩然之氣。

林子曰。知周萬物而不遺者。知性也。安土敦仁。故能愛者。知命也。

林子曰。知命。則天下之至仁在我矣。知性。則天下之至智在我矣。仁而且智。故能生天生地。神鬼神帝。此盡性至命之一大效驗也。

或問聖人之學。貴忘與。林子曰。惟其能忘我。則我與性爲一。故能盡我之性。惟其能忘人。則人與我

爲一。故能盡人之性。惟其能忘物。則物與我爲一。故能盡物之性。惟其能忘天忘地。則天地與我爲一。故能贊天地之化育。以與天地參。蓋我之性。無所不入。無所不包。何有於人。何有於物。何有於天。於地。故性也者。合天地人物而一之者。忘也。

林子曰。自其性命之各正者言之。有我之性命。有人之性命。有物之性命。有天地之性命。自其性命之混合者言之。我之性命。卽人之性命。人之性命。卽物之性命。物之性命。卽

天地之性命。特患我之性命。有所未盡爾。我能盡我之性命矣。而天地人物之性命。有不自我而盡者乎。天地人物之性命。旣自我而盡矣。而天地人物之性命。有不自我而知。而參贊而化育之者乎。

或問堯舜性之。豈非能盡其性。盡人盡物。以參以贊與。林子曰。然。又問何以謂之反之也。林子曰。亦惟反而身之爾。旣反而身矣。而參前倚衡之功。不可不知也。旣而擴之。以配天配地。而大生廣生焉。

然此猶有待於擴也。至於渾然一大虛也。則誠爲無事。而廣大不足以名之。此盡性之極功。聖人之能事也。

陰丹陽丹

黃生問曰。先生教人。有時而曰。心膂之中。乃其結丹之處也。有時而曰。兩腎之中。乃其結丹之處也。思也。嘗竊惑之。敢問。林子曰。皆是也。故欲結陰丹。而不知心膂之中焉。不可也。欲結陽丹。而不知兩腎之中焉。不可也。古人有言曰。四大一身皆屬陰。

更於何處求真陽。而真陽則藏於真陰之中矣。故結陰丹者。以採取吾身中陰之陽也。而結陽丹者。以採取太虛中陽之陽也。黃生問曰。夫太虛中之真陽。其可得而採取之乎。林子曰。夫太虛中之真陽。豈其可得而採取之邪。吾旣得陰丹矣。而溫而養之。久則便能與太虛同體。而此感彼應。則太虛中自然露出一點真陽。而與我相爲孚契。相爲配合矣。然則太虛者。太虛也。又安得與我而相爲孚契。相爲配合邪。林子曰。太虛我也。而我旣太虛矣。

而太虛之太虛。能不與我之太虛。相爲孚契。相爲配合邪。故始而太虛。既有一點靈光。而落於母胎之中。以成人也。終而太虛。又有一點靈光。而混於陰丹之內。以成仙也。由是觀之。則人也。仙也。皆從太虛中來爾。此人之所以能仙。而不曰丹自外來邪。

靈父聖母

或問何以謂之靈父聖母也。林子曰。余前所謂父母媾精之時。既得此太虛中一點靈光於其始矣。而心腎交媾之後。又有此太虛中一點靈光於其終矣。二者孚契。相爲配合。此其所以爲靈父聖母者。而道家則諱言之。而卒使天下萬世好色好利之徒。而迷於彼家爐火也。噫。

契機知性

林子曰。若欲知性。全在識祖。若欲知命。全在識宗。識宗識祖。全在契機。

林子曰。性本無外。而天地人物之性。一皆我之性也。機非在我。而天地人物之機。一皆我之機也。由

是觀之。性固不二也。而其動之所由萌者機也。故契也者。蓋得其所以不二者而契其機焉。不謂之靜。而太虛同體。無外而非無外也乎。又不謂之動。而天地同用。非我而無非我也乎。

或問何者謂之機。林子曰。蓋心本寂然也。感之而卽通者。其機之神乎。譬之弩焉。而動之所由發者機也。故未感之先。而情之歸乎其性者。機固寂矣。旣感之際。而性之見乎其情者。機斯形焉。然是機也。豈曰仁義禮智。由此而發。而以位以育之機。亦莫不由此。夫機之用。則固若是其大矣。是故君子貴契機也。

孟子曰。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。而所謂機者。蓋始萌於幾希之間矣。然此幾希。孔子之所謂仁也。程子亦謂之穀種。故菓中之仁。穀中之種者。幾希也。蓋未發之中。一太虛也。而其機之所萌。特幾希之微爾。是故聖人知此幾希而契其機焉。所謂由仁義行者是也。不思而得。不勉而中。若君子則存此幾希而未能契其機焉。所謂行仁義者是也。

必待察識。必待擴充。

或問契機知性。似爲不可得而幾及矣。而其所從入之門者。願夫子明以告我也。林子曰。契機知性尚矣。而其所從入之門。莫大於心法。若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者。心法也。然必自良背行庭始。又問察識擴充。抑亦可矣。而必先之以良背行庭之心法者。何也。林子曰。汝以爲人之所以能察識而擴充之者。果誰爲之與。曰。心也。夫察識擴充。旣曰心矣。而不良背。而不行庭。心其有不馳乎。心旣馳

矣。而不復存矣。夫誰爲之察識。爲之擴充乎。若曰察識擴充。而不先之以良背行庭者。余未見其可也。是亦何異於馬風也。不有以絡之。而欲乘之。牛風也。不有以穿之。而欲服之。引重致遠。斯亦難矣。然此乃有漸之教也。至於上智之士。孟子所謂雖無文王猶興者。一聞便悟。豈待察識。豈待擴充。而又况所謂良背行庭者乎。

真學至教

林子曰。學也者。學以復其虛明之本體也。教也者。

教以擴其相通之妙機也。故真學不積。至教無傳。
無言無隱

金剛經曰。希有世尊。如來善護念諸菩薩。善付囑
諸菩薩。孔子所謂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也。川老頌
曰。如來不措一言。須菩提便興讚歎。斯爲得之。故
孔子有言矣。則自有至理者在焉。而二三子則默
而會之於有言之表可也。孔子無言矣。則自有至
言者在焉。而二三子則默而會之於無言之中可
也。若二三子者。既不知有言之至理。又不知無言
之至言。孔子亦且柰之何哉。論語曰。二三子以我
爲隱乎。吾無隱乎爾。又曰。子如不言。則小子何述
焉。而目擊道存之下。則又不在於言不言。隱不隱
之間爾。

儒釋無言爲教

釋迦臨入涅槃。文殊大士請佛再轉法輪。釋迦咄
曰。文殊。吾四十九年住世。未曾說一字。汝請吾再
轉法輪。是吾曾轉法輪邪。孔子所謂予欲無言也。
夫曰欲無言者。而前此則有言矣。故有言之教。其

教之以民可使由之道乎。無言之教。其教之以不可使知之道乎。

釋氏有住無住

金剛經曰。應如是住。如是降伏其心。此釋氏以道教爲入門也。直至於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者。乃釋教之極則也。余嘗考之六祖壇經。所載五祖爲說金剛經。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而六祖言下始得大悟。識自本心。見自本性。卽名爲丈夫。天人師佛。若也不先之以應如是住。而降伏之。而欲徑入於

應無所住。而爲甚深之法界者。豈不難哉。故有住也者。有修有證。有能有所。有依有倚。而不太虛矣。無住也者。無修無證。無能無所。無依無倚。而太虛矣。

林子曰。余之立教也。先以孝弟忠信。禮義廉恥。以盡人道而已矣。次而求放心存心。不失赤子之心。以明心法而已矣。又次而虛空本體。本體虛空。百尺竿頭。更進一步。而所謂最上乘者。以復其心之本虛而已矣。若也不知人道。不明心法。而遽談盡

性至命之學。則曰我能虛空矣者。妄也。或問先生標摘正義中。有所謂性之神。寄於心。命之氣寄於腎者。何謂也。林子曰。此乃所謂性命而神氣之。余蓋以人之所易知者。而與之言。是亦不得已之意爾。而余心身性命圖說。大抵與正義相為發明。亦或可以因此而持志存神。集義養氣。以漸契其性命之微矣乎。

林子分內集纂要卷五

武進門人顧化

全校閱

蘇州門人許大達

心聖

林子以心聖教人矣。或問心聖之旨。林子曰。心一聖人也。在道家則謂之仙。在釋家則謂之佛。夫如是也。心其能虛空與。林子曰。夫如是也。心其不虛空與。故我本體。本虛空矣。我其有心乎哉。我其有聖乎哉。我其有仙乎哉。我其有佛乎哉。然而真虛。

虛也。而未嘗虛也。真空。空也。而未嘗空也。我其無心乎哉。我其無聖乎哉。我其無仙乎哉。我其無佛乎哉。無心而有心也。無聖而有聖也。無仙而有仙也。無佛而有佛也。不思不勉。從容中道。而曰聖曰仙曰佛者。皆心也。同出而異名爾。

林子曰。心蘊於喜怒哀樂之未發者。中也。心能千變萬化。而一片太虛者。一也。

林子曰。心也者。密也。放之則彌六合焉。心也者。我也。而萬物皆備焉。

林子曰。心之聖人卽性也。性卽中也。中卽一也。一太極也。太極者。心極也。

林子曰。心之聖人者。真心也。人人本自有之。而無有不善者。故曰性善。或爲色所交而起其色心。遂以色心而蔽其真心。或爲利所交而起其利心。遂以利心而蔽其真心。故曰物交物。則引之而已矣。林子曰。能離妄心。方名真心。不離妄心。不名真心。以有妄心。謂之妄人。妄人也者。離聖以爲妄也。以有真心。謂之聖人。聖人也者。離妄以爲聖也。

林子曰。心能離物。故能不物於物。

林子曰。心能離物。便是離妄。離物離妄。方名真心。林子曰。心本無妄。物之者妄。心本無物。妄卽是物。林子曰。心本靜而無物也。而靜也者。乃所以復其無物之本體也。

林子曰。心虛然後能應物。又曰。惟無物然後能應物。

周子曰。無欲故靜。程子曰。有主則虛。旣靜且虛。斯其能應物而發皆中節者乎。

林子曰。楊子求義於義。而不知求義於心也。墨子求仁於仁。而不知求仁於心也。孝已求孝於孝。而不知求孝於心也。尾生求信於信。而不知求信於心也。

林子曰。聖人者。以其心而義也。故義爲盡義。以其心而仁也。故仁爲至仁。以其心而孝也。故孝爲大孝。以其心而信也。故信爲止信。

林子曰。心必聖而義矣。心必聖而仁矣。心必聖而孝矣。心必聖而信矣。

林子曰。真心自能義。而或有不義者。妄心也。真心自能仁。而或有不仁者。妄心也。真心自能孝。而或有不孝者。妄心也。真心自能信。而或有不信者。妄心也。

林子曰。妄心者。人之所本無之心也。真心者。人之所本有之心也。

林子曰。聖人者。以心養心。以人治人。不過去其所本無。以復其所本有者。而非他也。

林子曰。天子有天下者也。以其心乎天下也。故能覆載乎天下。諸侯有其國者也。以其心乎其國也。故能覆載乎其國。大夫有其家者也。以其心乎其家也。故能覆載乎其家。

林子曰。聖人之心。心乎天下者也。聖人之心。心乎萬世者也。惟其心乎天下。故能覆載乎天下。惟其心乎萬世。故能覆載乎萬世。

林子曰。上天下地。以清以寧。聖人之心。爲能出入造化也。先聖後聖。不謬不惑。聖人之心。爲能進退古今也。華夏蠻貊。率俾鳥獸魚鼈。咸若。聖人之心。

爲能表裏人物也。

林子曰。獨善其身者。善止於其人之身焉已也。若與人爲善。則人之善。皆我之善也。與天下人爲善。則天下人之善。皆我之善也。與萬世人爲善。則萬世人之善。皆我之善也。蓋天下萬世。皆吾度內。而此心之分量。本如其大且遠也。

易曰。大人者。與天地合其德。與日月合其明。與四時合其序。與鬼神合其吉凶。故大人一天地也。而天下之大。皆得而覆載之。大人一日月也。而天下之大。皆得而照臨之。大人一四時也。而天下之大。皆得而春秋之。大人一鬼神也。而天下之大。皆得而屈伸之。夫大人之分量。而有若是其大者。亦惟不失赤子之心。而非有所加也。

林子曰。心之聖人者。赤子之心也。奚假人爲。但不失之爾。

林子曰。不思而得。不勉而中。心之本體者。聖人也。林子曰。萬形一形也。而或不類者。蓋陰陽雜揉之氣也。而心則無陰無陽。不屬於氣矣。又焉有不

類之心者哉。

林子曰。夫人之心。與聖人之心一也。而必曰聖人之心者。何也。惟聖人爲能克其心之聖人。而至於盡也。

林子曰。心其可得而見乎。心可得而見者。非心也。心其不可得而見乎。心不可得而見者。非心也。心其可得而言乎。心可得而言者。非心也。心其不可得而言乎。心不可得而言者。非心也。故謂心可得而言之。則心亦可得而見之。而其所以可見者。果何心也。謂心不可得而言之。則心亦不可得而見之。既不見心。又安識心。

林子曰。心無動靜。而住心觀靜。不識心也。又曰。心本虛明。亦本活潑。

易曰。百姓日用而不知。何謂也。林子曰。見父卽能孝。見君卽能忠。見孺子入井。卽有怵惕惻隱之心者。百姓之日用。與知而與能也。而其所以與知與能。而爲日用者。殆非百姓之所能知也。故曰日用不知。

林子曰。聖人之道。道同天地之道者。以聖人之心。心同天地之心也。聖人之心。既同天地之心。則吾人之心。豈有異於聖人之心邪。其所以喪其良心。而與聖人異者。豈謂無其故哉。故平旦之氣。猶聖人也。而旦晝梏亡。則禽獸矣。至於梏之反覆。夜氣不存。是亦禽獸而已矣。舍其心之聖人而不爲。而卒流於禽獸之歸也。豈不大可哀哉。

心本虛

或問聖人貴虛與。林子曰。然。程子曰。虛者道之祖。

天地從虛中來。故天地以虛爲德。聖人亦以虛爲德。又問聖人豈其盡天地萬物而虛之。孑然一身。獨立於人世之間邪。林子曰。此世俗之謬談。而非聖人之所謂虛也。聖人之所謂虛者。虛其心也。又况心本虛焉。而聖人惟復其本體之虛之自然爾。虛心以應世。故可以富貴。可以貧賤。可以患難。可以夷狄境。不礙心。心不礙境。故曰心兮本虛。應物無迹。豈其孑然獨立。而盡天地萬物而虛之者。虛也。

林子曰。心惟其虛也。故能應物。而不凝滯於物。物之當仁也。則仁卽此而在。物之當義也。則義卽此而在。倏忽而仁。倏忽而義。蓋有並行不悖。而不自知矣。故曰。由仁義行。非行仁義也。若墨子之心。則倚於仁矣。而應物則有仁之迹。楊子之心。則倚於義矣。而應物則有義之迹。孔子曰。我則異於是。無可無不可。廓然大公。物來順應。豈其心之有所倚於仁。有所倚於義耶。故無物則虛。虛則無倚。無倚則無迹。

林子曰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。心兮本虛也。發而皆中節。謂之和。應物無迹也。當喜而喜。當怒而怒。當哀而哀。當樂而樂。喜怒哀樂。從何而發。而天地以位。萬物以育。豈非聖人虛而無我。故其功用則有若是其大與。若大學所謂有所者。有我而不虛也。宋儒有言曰。人性上不容添一物。物則失其性而不虛矣。此大學之所以貴格物也。又曰。心虛然後一天下之動。惟虛故靈。靈則應感而無不遂通矣。惟虛故明。明則觸物而無不畢照矣。故有我則

有所。有所則有物。有物則有迹。有我有所。豈其能虛。物而不虛。豈其無迹。

林子曰。心猶鏡也。虛而明者本體也。鏡中所照之物。物之影也。影有去來。若執去來之影。以爲鏡者。妄也。

林子曰。天地非外也。只在吾心太虛之中。譬鏡之照物也。而萬象森羅乎其內矣。

林子曰。去來之影。鏡之照。鏡之用也。知鏡則知心矣。或問何者爲心之用。林子曰。鏡之照。卽心之知

也。照乃鏡之用。而知乃心之用也。又問知固心之用矣。而曰知是心之本體。心自然會知也。此言非與。林子曰。心之知。目之視。耳之聽。手之持。足之行。一也。視聽持行。豈非耳目手足之用乎。曰然。然則謂視聽持行之用。爲耳目手足之本體也。可乎。曰不可。夫視聽持行。旣不可爲耳目手足之本體矣。而謂心之知。以爲心之本體也。可乎。余因之而例言之。而子其試聽之。子其曰。知是心之本體。心自然會知。而子不以爲可乎。余今亦曰。聽是耳之本

體耳自然會聽。視是目之本體。目自然會視。持是手之本體。手自然會持。行是足之本體。足自然會行。而子亦以爲可乎。夫知既不爲心之本體矣。豈不曰無知也。乃心之本體與無知則似入於禪。林子曰。若文王之不識不知。孔子之吾有知乎哉。無知也。豈其禪邪。

程子曰。冲漠無朕。萬象之森羅已具。故鏡之鏡萬象也。謂之鏡中之所有乎。則鏡中原無有乎。所謂萬象者。謂之鏡中之所有不可也。謂之鏡中之所無乎。則鏡中之所鏡者。又皆萬象也。謂之鏡中之所無亦不可也。聖人之心亦猶鏡也。然鏡之鏡也。有盡。而聖人之鏡也。則無盡焉。故天地之大也。萬象之繁也。前乎千百世之既往也。後乎千百世之方來也。而無有不森羅於聖人之鏡之中矣。或曰。莊生以虛爲達。固儒門所不道也。豈孔子之心亦貴虛與。林子曰。世俗之人心不能虛。而以莊生爲藉口者。然也。若孔子之心不虛。豈其能時。豈其無可無不可邪。若伯夷。虞仲。夷逸。朱張。與夫荷

賁丈人沮溺者流。不曰世之稱賢哉。但其有所可於心。有所不可於心。故不能時。不能虛也。張子厚曰。由太虛有天之名。故天不虛。則無以徒物。聖人不虛。則無以同天。且天之生人。也有耳。有目。有口。有鼻。故自其統同者言之。則耳目口鼻。異形之中。而未有異也。設有異焉。則不可謂之一本。難以統同。自其辨異者言之。則耳目口鼻。同體之中。而未有同也。設有同焉。則不可謂之萬殊。難以辨異。一本而萬殊。統同而辨異。此天地之太虛。故能生生化化而無迹也。若以虛爲儒門所不道矣。則天之太虛也。亦皆爲儒門所不道與。或曰。世俗之人。以莊生爲藉口者。何也。林子曰。世俗之人。豈特事君之際。孔子所謂患得患失。無所不至焉。已哉。卽其一位之卑。一祿之微。一名之細。一利之小。則凡可以竊卑位。盜微祿。覬細名。獲小利者。何不爲也。或曰。莊生是與。林子曰。余不知其是也。亦不知其不是也。但其達也。而祿位名利。則不足以入其心矣。

或問心本虛矣。豈不先虛其心。以爲從入之門耶。林子曰。夫心本虛矣。而聖人之心。又以虛爲大矣。若所從入之門。則先自存心焉。始故六十耳順。七十不踰矩。非以其十五志學。三十而立。以爲從入之門耶。大而能化。聖不可知。又非以其可欲之善。有諸已之信。以爲從入之門耶。故曰下學而上達。子夏曰。日知其所亡。亡則操而存之矣。孟子曰。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。以其存心也。又曰。所存者神。若楊簡學於陸子靜。而非孟子。則曰。聖人之學不貴存。豈不遺厥下學。所從入之門耶。故謂下學所以上達則可。謂下學卽是上達則不可。余故曰下學乃上達之基。而存心實虛心之本。自邇自卑。成章而達。而進德之序。不可亂也如此。

夫旣曰存心矣。而又曰虛心者。何也。豈非有以存之。而致其虛耶。林子曰。此心本虛也。雖曰無待於致矣。若不有以存之。而能致其虛者。非也。若必有以存之。而能致其虛者。亦非也。蓋心一太虛也。太虛一心也。不貳不息之真也。無聲無臭之至也。何

思何慮之本體也。其曰存心者。心可得而存乎。其曰致虛者。虛可得而致乎。余故曰有存便是妄。有致卽不虛。又曰放之則不存。任之豈能虛。或問誠豈能虛耶。林子曰。心本虛也。心本寂然不動而誠也。動則妄矣。卽不能虛。故外而動於聲色臭味者妄也。內而動於意必固我者妄也。周子曰。無妄之謂誠。

林子曰。聖人之心虛矣。虛之而神。神固不可得而言也。聖人之心神矣。神之而化。化亦不可得而言也。然而未至於聖人者。豈其能化。昔人有言曰。守之也。非化之也。夫化不可得而言矣。然而何以謂之守也。守也者。守之也。故無適之謂一。一以守之者。守也。主一之謂敬。敬以守之者。守也。存之養之。省之察之。而動靜一於敬者。力行以體之。守之之仁也。孔子曰。仁能守之。守之而後能得也。得則不復失矣。得之而後能化也。化則不復守矣。明道曰。旣得後便須放開。不然卻只是守。故守之而至於能化也。不謂之聖人乎。大而化之。聖不可知。易曰。

過此以往。未之或知也。而程子則謂之着力不得。楊氏又謂之非力行之所及矣。

易曰。神無方。易無體。故心神也。惟其無方也。故能神。心易也。惟其無體也。故能易。無方無體。非其心之虛乎。大學曰。知所先後。則近道矣。故作聖之道。始而存心。中而致虛。終而復其虛之本體。如此而已矣。然主一主敬。而存其心焉可也。若告子之不動心也。而襲取外義矣。謂之存心可乎。無將無迎。而虛其心焉可也。若晉人之盛清談也。而遺落世

事矣。謂之虛心可乎。或問遺落世事。而不謂之虛心者。何也。林子曰。聖人虛心以應事矣。至於外其事而致其虛焉。則亦何貴於虛哉。古人有言曰。萬事不礙虛空。虛空不礙萬事。此聖人之所以虛心以應事。而貴於虛也。夫心本虛矣。而其所存者。果何心也。林子曰。卽其放於色於聲者。而求之存之爾。

或問子之所以教。林子曰。余何以爲教。而余之所以教者。始而存心。中而致虛。終而復其虛之本體。

者。如是而已矣。夫心本虛也。既無其虛之可致矣。則又安有心之可存耶。林子曰。如子所言。是乃極則語也。更有何事。余惟其不能虛也。故必先有以存之。易之所謂成性存存。遺教經之所謂制之一處者是也。夫既存矣。則又當有以致之。孟子之所謂勿正心。程明道之所謂既得後。便須放開者是也。夫既有以存之。又復有以致之。庶幾致之之久。得以漸復虛空本體。無待於存。下學而上達也。

林子分內集纂要卷六

應天門人

梁廷相

王大儀

全校閱

啓運執機

林子曰。道之明也。聖人也。天地也。道之行也。聖人也。天地也。天地啓其運。聖人執其機。

林子曰。知乾坤之不在天地也。而闔之闢之。知寒暑日月之不在天地也。而來之往之。便能參兩天地。而春秋晝夜之機在我矣。

聖人北辰

兆豸問聖人之所以同天。林子曰。易曰。天行健。天之所以行健者。以北辰之樞也。晝夜不停。而歲功斯成矣。聖人之所以同天者。亦惟執其樞。而吾身之北辰。安其所而不動也。故曰。天何言哉。而堯舜之執中。孔子之一貫。老子之得一。聖人之北辰。居其所矣。聖人亦何言哉。

林子曰。天不言。而所以立天之極。則四時之所以行。萬物之所以生者。在是矣。聖人不言。而所以立身之極。則四時之合序。萬物之皆備者。在是矣。林子曰。北辰居其所。而天之所以爲天者。易簡盡之矣。執中立其極。而聖之所以爲聖者。易簡盡之矣。

聖人踐形

林子曰。日月星辰。亦天之形也。孰綱維是。玄冥窈洞之中。而日月星辰之所以明。所以繫者。在是矣。視聽持行。亦形之用也。孰綱維是。玄冥窈洞之中。而視聽持行之所以聰明。所以運動者。在是矣。以

無御有。以神合氣。聖人之所以踐形也。

聖人之日

林子曰。聖人日也。故堯舜之聖。其日之中天乎。仲尼之聖。其萬古之不長夜乎。

林子曰。天無二日。故唐之時。堯日也。而舜月也。虞之時。舜日也。而禹月也。春秋之時。孔子日也。而顏子月也。若孟子雖日也。豈曾子之所謂秋陽邪。故日其懸象。著明於晝乎。月其懸象。著明於夜乎。此顏孟潛見之所以不同也。

聖人神日而氣天

林子曰。日其神乎。東海而復東之。日之午。中也。南西北海而復南之。西之北之。日之午。亦中也。

林子曰。天氣也。遠而望之。似若數百里之外。而爲天之際者。目之窮也。

林子曰。聖人之神。日也。可得而遠近之乎。聖人之氣。天也。可得而內外之乎。

聖人天地古今

林子曰。天地之始終也。聖人得而旦暮焉。天地之

南北也。聖人得而只尺焉。

林子曰。與一氣相爲往還者。與天地相爲終始也。
聖人天地太虛

林子曰。夫太虛也。而天之矣。而地之矣。而復日之矣。若聖人之太虛也。則亦氣天之氣。形地之形。而一點靈光。是亦天地之日也。故日之光也。則在天地之內。無所不至矣。而我一點靈光之照臨也。其有異於日乎。然有神。則有氣。而天之氣也。則在天地之內。無所不周矣。而我浩然正氣之充塞也。其

有異於天乎。神本無神也。氣本無氣也。而太虛之太虛也。固于天地之內。天地之外。而無不太虛矣。而我空空洞洞之太虛也。其有異於太虛乎。

林子曰。身天地以爲身者。而天地之大生廣生。皆我之身也。身太虛以爲身者。而太虛之無邊無際。皆我之身也。

或問何以能身天地。林子曰。大學以至善之止。推之而至於修齊治平。論語曰。大哉堯之爲君也。巍巍乎唯天爲大。唯堯則之。蕩蕩乎民無能名焉。中

庸曰。大哉聖人之道。洋洋乎發育萬物。峻極于天。至於聖人通天下爲一身。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。皆所以身天地以爲身也。又問何以身太虛以爲身也。林子曰。易曰。變動不居。周流六虛。故君子語道之大也。而天下莫能載焉。惟其大之。而天下莫能載也。則六合之外。之所謂太虛者。而聖人皆能身之以爲身矣。

張子曰。太虛不能無氣。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。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。蓋物。物也。人。亦物也。大而天地。亦莫非物也。至於散之而復返太虛也。孰爲天。孰爲地。孰爲人。孰爲物。

聖人天下萬世爲己任

林子曰。達而自任。以天下之重者。伊尹也。窮而自任。以萬世之重者。孔子也。

林子曰。君子終日乾乾而不息者。憂其道之不明於吾身也。吾身旣明矣。又憂其道之不明於當時也。當時旣明矣。又憂其道之不明於後世也。夫憂其道不明於吾身。所謂爲仁由己。我之憂可得而

釋也。而其道不明於當時。及於後世。君子不能致力於其間。此其所以有終身之憂。而不能一日忘於其懷矣。夫以當時爲已任。而當時之薰其教者。是一時之師也。以後世爲已任。而後世之聞其風者。是萬世之師也。

出處

黃總問出處之道。林子曰。君子之在天下也。其君用之。必如成王之於周公也。然後得展其才。其子弟從之。必如七十子之於孔子也。然後得施其教。夫如是。則出不徒出。而其道可行於時也。處不徒處。而其道可明於後也。

林子曰。聖人以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。故用之則行。雖佛肸之召亦往焉。然其退必以義也。故受女樂則去之。視蜚鴈則去之。或者以其視蜚鴈也而去之。似有傷於果。殊不知禮貌旣衰。則無用我之意矣。而猶然栖栖於利祿之間而不去。豈所謂不可則止之大臣。而舍之則藏之義與。

有伊尹之志則可

林子曰。就湯就桀者。任也。相齊相燕者。謀也。故曰。有伊尹之志則可。

道教有爲

林子曰。老子五千言。不惟慎於從事。抑且詳於用兵。老氏之有爲也。而謂老氏僻於荒唐。而無所益於世也。可乎哉。

吳三樂曰。或以道家務爲身圖。不免有自私自利之病。敢問何也。林子曰。老子柱下。莊生漆園。綺季定嫡。冷謙作樂。亦何嘗以隱爲高哉。惟先正其心。而後推以及人矣。

釋教致用

林子曰。施仁化以美其俗。罰不善以安其善。釋氏之致用也。而謂釋氏不入政治。而無所用於時也。可乎哉。

文中子曰。佛西方之聖人也。施之中國則滯。夫旣曰聖人矣。而聖人之所以變通以宜民者。在西方則有宜於西方之民。在中國則有宜於中國之民。而曰施之中國則滯者。余不能知之矣。

無可無不可

孔子曰。無可無不可。或者徒知所以不可。而不知所以可。卽曰能清。是亦伯夷叔齊其人與。若孔子則伯夷叔齊矣。而未嘗以降志辱身。而自以爲羞也。徒知所以可。而不知所以不可。卽曰能和。是亦柳下惠少連其人與。若孔子則柳下惠少連矣。而未嘗以不降志不辱身。而自以爲潔也。

林子曰。伯夷叔齊之器。只貯得一箇清。柳下惠少連之器。只貯得一箇和。若孔子清矣。時而和也。則和。孔子和矣。時而清也。則清。故曰君子不器。

仲尼公是公非

林子曰。按今人之善惡。而賞罰之。有權存焉。按古人之善惡。而是非之。有道存焉。故少正卯春秋之聞人也。惟仲尼定其罪而辟之。老子古之聖人也。惟仲尼知其神而龍之。

聖人無是非利害

林子曰。聖人者。因所是而是之。忘其所謂是也。因所非而非之。忘其所謂非也。因所利而利之。忘其

所謂利也。因所害而害之。忘其所謂害也。

林子曰。是非不在我也。然後可以是非人。喜怒不在我也。然後可以喜怒人。

用人之方

兆居問曰。知者有所愚。而愚者有所知。與。林子曰。愚者豈無一知。可幾於知者。而其道之大。是雖知者。亦有所不知也。又問曰。賢者有所不肖。而不肖者。有所賢。與。林子曰。不肖者豈無一能。可幾於賢者。而其道之大。是雖賢者。亦有所不能也。

林子曰。棄知者之愚。不可以此而遂愚。知者也。棄賢者之不肖。不可以此而遂不肖。賢者也。用愚者之知。不可以此而遂知。愚者也。用不肖者之賢。不可以此而遂賢。不肖者也。

林子曰。知者知之。而愚者之知。亦知之。愚者愚之。而知者之愚。亦愚之。賢者賢之。而不肖者之賢。亦賢之。不肖者不肖之。而賢者之不肖。亦不肖之。故天下無遺知。而愚者不得而罔之。天下無伏賢。而不肖者不得而欺之。此用人之大方。非聖人不能

也。

林子曰。愚者詐其知。而復指知者之愚。不肖者詐其賢。而復指賢者之不肖。主意不定。能不爲之所惑者。希矣。

林子曰。知者之知。知之大也。愚者之知。知之小也。賢者之賢。賢之大也。不肖者之賢。賢之小也。愚者之愚。愚之大也。知者之愚。愚之小也。不肖者之不肖。不肖之大也。賢者之不肖。不肖之小也。故聖君用知者之知。以及愚者之知。用賢者之賢。以及不

肖者之賢。賢君用知者之知。而棄愚者之知。用賢者之賢。而棄不肖者之賢。若庸人則用愚者之知。而棄知者之知。用不肖者之賢。而棄賢者之賢。取予

林子曰。取予之道。惟視義之可否。故伊尹之一介。千駟。惟其義也。孟子之百鎰。七十鎰。五十鎰。惟其義也。孟子曰。取諸民而不義也。其交也以道。其接也以禮。斯孔子受之。不計其物之從來。而惟視其意之誠否。此蓋義之所在。而聖人亦且不能違義。

而卻之矣。

天機天則

或問心虛則能應事與。林子曰。心本虛也。不有以感之則已。苟有以感之。則天機自動。天機自動。則天則自存。聖人之所以應世酬物者。如是而已矣。若夫人也。豈其不有天機。亦豈其不有天則邪。天機雖動。而窒其天機者衆矣。天則雖存。而違其天則者衆矣。

林子曰。聖人之心無心也。而天機自動。爲無爲也。而天則自存。程子曰。會得時。活潑潑地。不會只是弄精魄。夫弄精魄以爲學矣。則是學也。不謂之窒天機也。而何。

無心無爲

林子曰。聖人無心而有心。有心而無心也。無爲而有爲。有爲而無爲也。

林子曰。世人於君臣則思義。而或有不義於父子。則思仁。而或有不仁於兄弟。夫婦朋友。則思序。思別。思信。而或有不序。不別。不信。所謂勉強爲善。猶

爲未善也。聖人遇君臣則卽義而止於義。遇父子則卽仁而止於仁。遇兄弟夫婦朋友則卽序卽別卽信而止於序。止於別。止於信。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也。

世出世心

林子曰。世間心者。心有其心也。出世間心者。心無其心也。世間心者。有動有靜之心也。出世間心者。無動無靜之心也。世間心者。乍起乍滅之心也。出世間心者。常寂常感之心也。世間心者。有倚有所無我。

林子曰。若以世間心而辨世間事。則未有不牽乎其情。不著乎其物。若所謂出世間心者。不牽乎其情。不著乎其物。則自能參贊造化。幹旋天地矣。林子曰。有世間心者。則必牽於父子之情。堯其能禪舜。舜其能禪禹乎。若堯舜者。可謂能以出世間心而行出世間法矣。有世間心者。則必拘於君臣

之分。湯其能放桀。武其能伐紂乎。若湯武者。可謂能以出世間心。而行出世間法矣。至於周公孔子。則不免有兄弟夫婦之變。而周公孔子。抑且冒而爲之。而不恤者。亦豈非其有出世間心。而後能行此出世間

作聖

楊龜山曰。凡學者以聖人爲可至。則必以爲狂而竊笑之。若區區之必以聖人爲可學而至也。其不爲時人之所竊笑而狂之者乎。然舍聖人以爲學者。非學也。故雖爲時人之所竊笑。而狂之者。弗恤也。

林子曰。人皆曰聖人之異乎人也。而余則曰人之異乎聖人也。聖人每同人以爲道。而人每異聖人以爲人。

或問聖人世不多見。豈其天下萬世。人人皆可爲耶。林子曰。余豈不知聖人之不易爲耶。五百年之會。可得而考。由堯舜至於湯。由湯至於文王。由文王至於孔子也。余豈不之知耶。夫聖人之所以爲

聖人不過堯舜之中。孔子之一已爾。况堯之中。只授之舜。舜之中。只授之禹。孔子之一貫。只授之曾子者乎。余豈不知聖人之不易爲。而必欲使天下之人。皆爲聖人。萬世而下。皆爲聖人者。以體天地生人之意。以倡人爲善之心也。

林子曰。余惟以天之賦於人者心。心是聖人也。而天下萬世。每以聖人爲絕德。不可得而企及也。故天下萬世。不復有聖人者出焉。職此之由矣。孟子曰。有爲者亦若是。又曰。吾何畏彼哉。由孟子之言。

觀之。則人之所以爲聖人者。豈不易易哉。夫以易示之。人猶難之。况語之以難也。則天下萬世。其誰不以聖人爲絕德。而退讓於古之人耶。余每以人之心。皆聖人也。而以易言之者。非他也。庶幾鼓而作之。而或有興起焉者。縱不能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。而有豪傑之士。出乎其間。則亦不失爲聖人之徒矣。此余之心也。余安能使天下萬世之人。皆爲聖人耶。要之。我自有的。而自不肯爲之爾。

要識真心

林子曰。人之所以爲聖人者。真心也。若今儒道釋之所相告語者。非真心也。亦不知有所謂心法也。不知心法。真心得而識乎。不識真心。聖人得而存乎。蓋聖人者。我固有之也。誠能撤其所以蔽乎聖人者。便是聖人。何遠之有。

林子曰。中也者。真心也。而執中心法也。一也者。真心也。而主一心法也。至善也者。真心也。而止於至善。心法也。况能察而識之。擴而充之。則未有不復

其心之聖人。而爲聖人也。

要識真腔子裡

林子曰。未發之中者。中也。而執中者。心也。亦惟在於我之腔子裡。已爾。而非他也。真一之一者。一也。而主一者。心也。亦惟在於我之腔子裡。已爾。而非他也。渾然粹然而至善者。至善也。而止於至善者。心也。亦惟在於我之腔子裡。已爾。而非他也。而所謂腔子裡者。則自有真去處者在焉。不可不知也。

聖賢禽獸之分

林子曰盡其性者聖人也拂其性則禽獸矣孟子
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
之朱子曰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諸
生甚母曰聖人不可爲也不爲聖人便入禽獸存
亡之機可不知所慎乎

